

Сорокин

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全集

13

Федор Дукляков

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

第十三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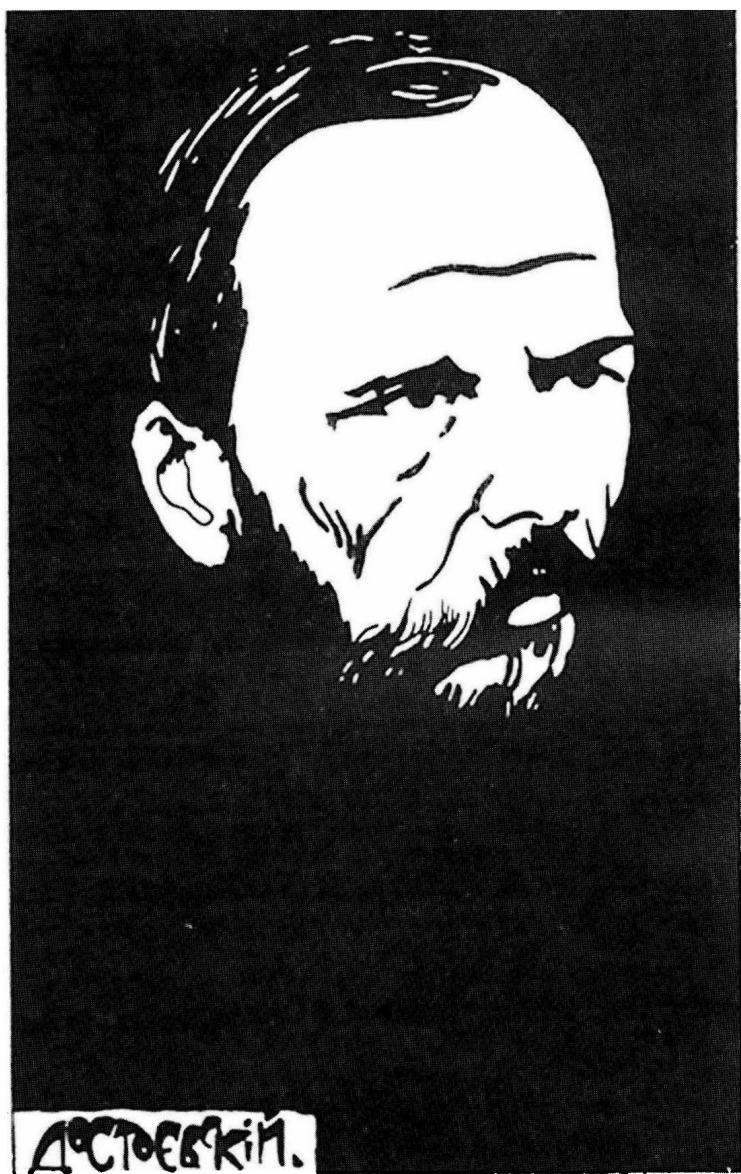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（上）

陈 夔 主编

白春仁 刘文飞（按姓氏笔画顺序） 副主编

陆肇明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陀思妥耶夫斯基

(Ф.瓦罗东据1876年H.多索拍摄照片作 1876)



阿尔卡季奔跑在夜幕笼罩下的城市

(《少年》插图 M.罗伊特尔作 1947)



阿尔卡季在茶馆里

(《少年》插图 M.罗伊特尔作 1947)

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

- 阿尔卡季·马卡罗维奇·多尔戈鲁基（爱称：阿尔卡沙、阿尔卡申卡、阿尔卡什卡）——本书中的“少年”，马卡尔法律上的儿子，实为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所生
- 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·韦尔西洛夫——没落的贵族地主，本书主人公“少年”的生父
- 马卡尔·伊万诺维奇·多尔戈鲁基——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，获得自由民身份之后，成为朝圣者
- 索菲娅·安德烈耶芙娜（爱称：索尼娅）——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，马卡尔的合法妻子，后与韦尔西洛夫同居
- 莉扎韦塔·马卡罗芙娜（爱称：丽莎）——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所生之女
- 安德烈·安德烈耶维奇·韦尔西洛夫——宫廷侍从，韦尔西洛夫与亡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之子
- 安娜·安德烈耶芙娜·韦尔西洛娃——韦尔西洛夫与亡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之女
- 尼古拉·伊万诺维奇·索科利斯基——富有的老公爵
- 卡捷琳娜·尼古拉耶芙娜·阿赫马科娃——老公爵之女，阿赫马科夫将军的遗孀
- 比奥林格——男爵，一度成为卡捷琳娜的未婚夫
- 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·索科利斯基（爱称：谢廖扎）——近卫军中尉，与老公爵同姓不同宗。丽莎的情人
- 塔季扬娜·帕夫洛芙娜·普鲁特科娃——韦尔西洛夫家的老相识，兼管韦尔西洛夫的田庄和家务

阿列克谢·尼卡诺罗维奇·安德罗尼科夫——律师，管理过韦尔西洛夫的事务

玛丽亚·伊万诺芙娜——阿列克谢·尼卡诺罗维奇·安德罗尼科夫的侄女

尼古拉·谢苗诺维奇——玛丽亚的丈夫。阿尔卡季在莫斯科念书时，曾寄养在他们家

兰伯特——阿尔卡季儿时的同学

阿尔福西娜——兰伯特的情妇

安德烈耶夫——兰伯特的同伙

特里沙托夫——兰伯特的同伙

瓦辛——阿尔卡季的朋友

斯捷别利科夫——瓦辛的继父，放高利贷者

奥莉娅——求职的女教师，后自杀

达里娅·奥尼西莫芙娜（可能因作者记忆之误，在第3部中改称为：纳斯塔西娅·叶戈罗芙娜）——奥莉娅的母亲

目 录

第一部

- 第一章 (3) 第二章 (25) 第三章 (52)
第四章 (79) 第五章 (101) 第六章 (127)
第七章 (159) 第八章 (178) 第九章 (208)
第十章 (237)

第二部

- 第一章 (265) 第二章 (288) 第三章 (308)
第四章 (329) 第五章 (346) 第六章 (371)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一

我沉不住气，要坐下来记述我初涉人世的这段经历，虽说不这么做本来也行。但我确知：往后我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自身的经历，哪怕我活到百岁。只有自恋到过于下贱的人，才会恬不知耻地写他自己。唯一能替自己辩解的是，我写作的目的不同于他人，即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赞扬。如果说我忽然想到要把我去年以来的一切遭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，那么这种想法是出自内心的渴望：发生的一切太让我震惊了。我只记录事情，尽量避免不相干的东西，主要是避免文学上的文采。文学家可以写上三十年而最终全然不知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年。我不是文学家，也不想当文学家，而且还认为，把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感情的生动描写扛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，这是不光彩的下贱作为。不过我已懊丧地预感到，似乎又无法完全不描写感情，不流露内心的想法（也许甚至是平庸的想法）；可见任何文学写作，哪怕是仅仅为自己的写作，对人的腐蚀作用有多

深。我的想法甚至可能很平庸，因为你自己所珍视的东西，在别人看来很可能分文不值。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，但也不妨算作开场白；以后再也不会会有诸如此类的话了。现在言归正传，虽说某事的开头——也许甚至是万事的开头，都是最难不过的。

二

我开始写札记——我是说，我想从去年9月19日写起，也就是恰恰在那天，我第一次遇见了……

但是，在大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先交代我遇见了谁，这是老一套，很俗气，我想，甚至连这种调子也是很俗气的：我自己许诺过要避免文学上的文采，可我刚开头就在陷进这种文采。此外，要想写得有条有理，看来光有愿望还不够。我还得指出，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，似乎都比不上用俄语写作那么难。此刻，我把刚才写下的文字重读了一遍，发现我远比写下的东西要聪明。聪明人的口中之言会比他的心中之意蠢笨得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在最近这厄运当头的整整一年里，在我与人们的语言交往中，我也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有这种情况，为此我非常苦恼。

尽管我将从9月19日写起，但还得插上几句，交代我是什么人，9月19日以前在什么地方，因而在那天早晨我可能会有些什么想法——哪怕是想法的一部分吧，这样可以使读者更清楚些，或许会让我自己也更清楚些。

三

我是个中学毕业生，今年虚岁二十一了。我姓多尔戈鲁基，马卡尔·伊万诺夫^①·多尔戈鲁基——韦尔西洛夫老爷家以前的家奴——是我的法定父亲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是合法所生的了，可实际上我却是个私生子，而且，我的出身毋庸置疑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二十二年前，地主韦尔西洛夫（这个人可是我父亲），当时二十五岁，来到了自己在图拉省的庄园。我推想，当时他的个性还没有完全定型。奇怪的是，这个人从我童年起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对我整个心灵的气质发生过巨大影响，甚至也许还会对我的整个未来起长远的影响；然而直到现在，这个人的许多方面对我还完全是个谜。不过，说真的，这留待下文来说，一言难尽。即使不说这些，这个人还会在我的整个札记本中随处出现的。

他那时，也就是快满二十五岁时，正好丧偶。他当初娶的是位上流社会的闺秀，但她不很富有，姓法纳里奥托娃，给他留下了一儿一女。有关这位过早离他而去的夫人的情况，我所知甚少，在我占有的资料中也很少见到。何况韦尔西洛夫私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是避开我的，他在我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傲慢、自大、深藏不露而又不大客气，虽说，偶尔似乎也会对我和气得出奇。不过，为了预先做个交代，我得提一提，他有生以来已挥霍掉了三份产业，而且是很大的产业，总价值四十多

^① 本书对马卡尔使用两种父称，大致是：作为农奴时，用“伊万诺夫”（半父称），作为自由民时，用“伊万诺维奇”（父称）。

万卢布，或许更多。现在，他当然是身无分文了……^①

当初他到乡下来，“天知道是为了什么”，至少后来他自己是这么对我说的。他两个年幼的孩子通常不在他身边，而是寄养在亲戚家：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的，不管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全一样。这座庄园里的家奴相当多，园丁马卡尔·伊万诺夫·多尔戈鲁基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在这儿要插叙一下，以便从此撇开不提：很少有人会像我这么痛恨自己的姓，而且痛恨一辈子。这当然愚蠢，但却是实情。每逢我进什么学校，或者碰见那些论年龄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情况的人，总之，每一个教书匠、家庭教师、学监、教士——无论谁问起我的姓，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以后，不知为什么总认为有必要追问一句：

“多尔戈鲁基公爵？”^②

而我每次都必须跟所有这些无聊的人解释：

“不，平民多尔戈鲁基。”

这平民渐渐把我逼到了简直要发疯的地步。作为一种现象，在这儿我得指出，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：大家都这么问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这显然毫无必要，而且我也不知道，究竟什么人会有这种见鬼的必要。但大家都这么问，无一例外。一听说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，问话的人通常会用呆板、笨拙而冷漠的眼神打量我，这种眼神证明他自己也不知道干吗要问，然后就掉头而去。学校里的同学问得比谁都令人屈辱。老生通常是如何来盘问新生的呢？一个孤单而羞怯的新生第一天到校（不管

① 韦尔西洛夫的生平，在许多方面像俄国思想家彼得·雅科夫列维奇·恰达耶夫（1794—1856）。特别是，恰达耶夫也挥霍了三份富有的遗产，到晚年差不多陷入贫困的境地。——俄编注

② 15—20世纪俄国有一个著名的公爵世族，也姓多尔戈鲁基。

是什么学校)，便是大家的俎上肉：对他发号施令，戏弄他，把他当奴仆看待。有个健壮的胖小子冷不丁站到自己猎物的面前，用严厉而傲慢的目光一眼不眨地盯了他片刻。新生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吭，假如不是胆小鬼，就会侧目而视，等待下一步的动静。

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多尔戈鲁基。”

“多尔戈鲁基公爵？”

“不，平民多尔戈鲁基。”

“啊，平民！蠢货。”

他说得对：既然不是公爵却要姓多尔戈鲁基，再没有比这更蠢的了。背这口蠢锅不是我的错。后来我开始很生气，面对“你是公爵吗？”这个问题，总是回答说：

“不，我是仆人的儿子，父亲当过农奴。”

再后来，我光火到了极点，一听到问“你是公爵吗？”我就斩钉截铁地一口气答道：

“不，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，过去的老爷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。”

我想出这种回答的方法已经是在中学六年级了，尽管我很快就确信自己很蠢，但还是没有立即停止说这种蠢话。记得有位教师——不过，也就他一个——认为，我“充满了复仇的和公民的思想”。通常，人们听了我这个出格的回答，都会露出某种令我难堪的沉思表情。终于有个同学，一个尖酸刻薄的小子，我跟他一年内总共才说过一次话，他满脸正经，但目光稍稍避着我，对我说：

“这种情绪，当然啰，会给您带来声誉，而且毫无疑问您有您自豪的理由。不过要是换了我，毕竟不会过于庆贺自己是

个私生子……而您却像在过命名日似的！”

从此以后，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。

我再说一遍，用俄语写作很难：瞧我写满了整整三页纸，讲我这辈子如何恨自己的姓，可读者却想必已经断定，我恨的恰恰是因为我不是公爵，而是平民多尔戈鲁基。然而对我来说，要再做表白、再做辩解就会有失尊严了。

四

且说在这群为数众多的家奴中，除了马卡尔·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位姑娘，她已经十八岁，这时，五十岁的马卡尔·多尔戈鲁基突然表示要娶她为妻。众所周知，在农奴制时代，家奴的婚姻须得到主人的许可，有时就直接由主人包办。当时，庄园邻近住着一位姑姑，她并不真是我的姑姑，而是一个女地主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人们都一直管她叫姑姑，不仅是我的姑姑，而且是大家的姑姑，连韦尔西洛夫家里也管她叫姑姑，虽说实际上她跟这家几乎不沾亲带故。她就是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·普鲁特科娃。那时她在同省同县蓄有三十五名农奴。韦尔西洛夫庄园（蓄有五百名农奴）并非由她管理，只是由她就近监管而已，但我听说这种监管却抵得上任何一位内行的管家。不过，她的才干与我毫不相干，我没有任何阿谀奉承的意思，只想补充一句：这位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是位高尚的人，甚至是个奇特的人物。

正是她，不但不阻止忧郁的马卡尔·多尔戈鲁基择偶的意向（据说他当时很忧郁），恰恰相反，出于某种原因却竭力鼓励他们。索菲娅·安德烈耶芙娜（这位十八岁的女仆就是我母

亲)是个孤儿,父母双亡已经好几年了。她的亡父也是家奴,非常敬重马卡尔·多尔戈鲁基,而且还受过后者的恩惠,六年前临死的时候,他把马卡尔·多尔戈鲁基唤到跟前,当着众家奴的面,还有神父在场,指着女儿坚定而出声地嘱咐他:“你把她带大,娶了她。”这是弥留之际的遗言,甚至有人说是在断气之前一刻钟说的,因此如有必要也可以把它当做是昏迷中的胡话;即使不当做胡话,作为一个农奴,法律上他也无权这么做。他这句话是大家都听见的。至于马卡尔·伊万诺夫,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是出于何种考虑,就是说,他很乐意呢,还是仅仅为了履行义务。十之八九,他会显出一副完全冷漠的样子。这个人当时就已经能做到“与众不同”了。他不是个熟谙经书^①或者识字的人(虽说他知道教堂的全套祈祷仪式,特别是某些圣徒的传记,但多半是听来的),也不像所谓的快嘴家奴,只不过脾气固执,有时甚至会越出规矩而已。他说话很自负,从不改变自己的看法,末了,用他自己的古怪说法,他是“恭恭敬敬过日子”。瞧,他那时就是这个样。当然,他博得大家的敬重,但据说大家又觉得他难以相处。他不当家奴以后,情况就不同了:这时人们提起他,完全就像提起某个圣徒和受苦受难的人一样。我知道这是实情。

下面说说我母亲的性格。虽然管家坚持要送她去莫斯科科学艺,但在十八岁以前,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却一直把她留在身边,并使她受到了一点儿教育,也就是教她学会了缝纫、裁剪、姑娘家走路的姿态,甚至还让她稍稍读点儿书。至于写字,我母亲从来不曾学得像样。在她心目中,跟马卡尔·伊万诺夫结婚是早已决定的事,而且她认为当时她的一切际遇都是

^① 这里“经书”指宗教书籍。

好的，最好不过的。她去举行婚礼的时候，神态极其平静，在这种场合是绝无仅有的，难怪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当时曾亲口说她是木头人。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这些情况，我都是直接从塔季扬娜·帕夫洛夫娜那儿听来的。正好在这场婚礼的半年之后，韦尔西洛夫来到乡下。

五

我只想说明，我始终无法了解到或满意地猜度出，他跟我母亲之间的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。我十分愿意相信去年他亲口说的那一番要我相信的话，尽管讲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的神态十分自然而又“俏皮”，但还是红着脸担保说，根本没有什么谈情说爱，一切就那样发生了。我相信事情是那样发生的，俄语中“那样”这个字眼真是妙不可言。但我还是老想知道，他俩之间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。我自己，过去和现在，一辈子都憎恶所有这类丑事。当然，就我而言，我想知道这事的底细，绝非仅仅出于可耻的好奇心。我得指出，直到去年以前，我还几乎完全不认识我的母亲；为了韦尔西洛夫生活得舒适，我从小就被送到了别人家里，这事且待下文再说；但正因为这缘故，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当时的容貌。要是她长得根本不漂亮，那么当年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，会迷上她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对我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能显现出此人极不寻常的一面。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打听的原因，而不是出于龌龊的心理。这个阴郁而内向的人，露出一副可爱的天真无邪的模样（每当他认为有必要，这种天真无邪的模样鬼知道就会从哪儿冒出来，就像事先装在衣袋里似的），亲口跟我说，当初他完全是